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徳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薦舉 舉讎 舉親 自薦 舉自代 乖殁舉代並附

羣書要語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泰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儒行 上臣事君以人 魏文典論 夫選賢所以報國 孟勲傳 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韓文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坡文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昭二十八

舉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禮記

薦六十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 韓子

舉爾所知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此人不可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

餽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薦經學

漢匡衡傳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莫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爲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

衡才智有餘經學絶倫以無陷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名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吾欲除吏

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為丞相蚡以肺腑為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薦寵下士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

必陵之士在巳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舉皆名士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巳者也於梁舉

壺遂臧固至佗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不容私謝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不如一鶚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龎叅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凖薦叅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竒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吳呂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鷙鳥雖百不如一鶚令蒙討平之

舉皆當才

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舉處士

陳蕃胡廣上䟽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叶亮天工必能增煇日月

薦恐人知

孔光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

拔十得五

蜀龎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薦多卿相

荀彧字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為卿相者十數人

不進不休

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初蔡充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山公啓

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啓然後公奏舉無失才唯用陸亮尋賄敗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以母言薦

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隱之執母喪每聞其哭輟飡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兄弟並舉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兖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

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桃李在門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荆州刺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

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被薦不知

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

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

表薦布衣

蕭嵩爲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爲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矣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除吏八百

常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絶之無所甄别賢愚同滯及崔

祐甫則薦舉推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以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舉之墓誌

一薦四人

韓愈與陸祠部書曰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

劉述古者其文長於詩當今舉於禮部者無與為比有崔羣王者其文進而未止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

三人交薦

韓愈答楊子書云東野硁硁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毎毎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士之秀近又得李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耶

奇寶横道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

古靈薦賢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薦二臺官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夾袋冊子

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

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薦不示恩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公未嘗示恩意於人

殿直薦賢

有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来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

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閭吏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我薦彼攻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

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恩戒已出

王沂公曽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拒之既而擢用絶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歸

寧受百欺

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未用復薦

程顥奏狀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近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者夫推案詔獄非謂儒

者之不當爲然試之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薦張横渠

吕公著薦張載脩身講學爲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邉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以事

薦程伊川

呂正獻公與温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名命待以不次詔以為潁州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詔對便殿拜崇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呂家傳

上當求下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史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

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順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恃國使服

薦歐陽公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

下後世也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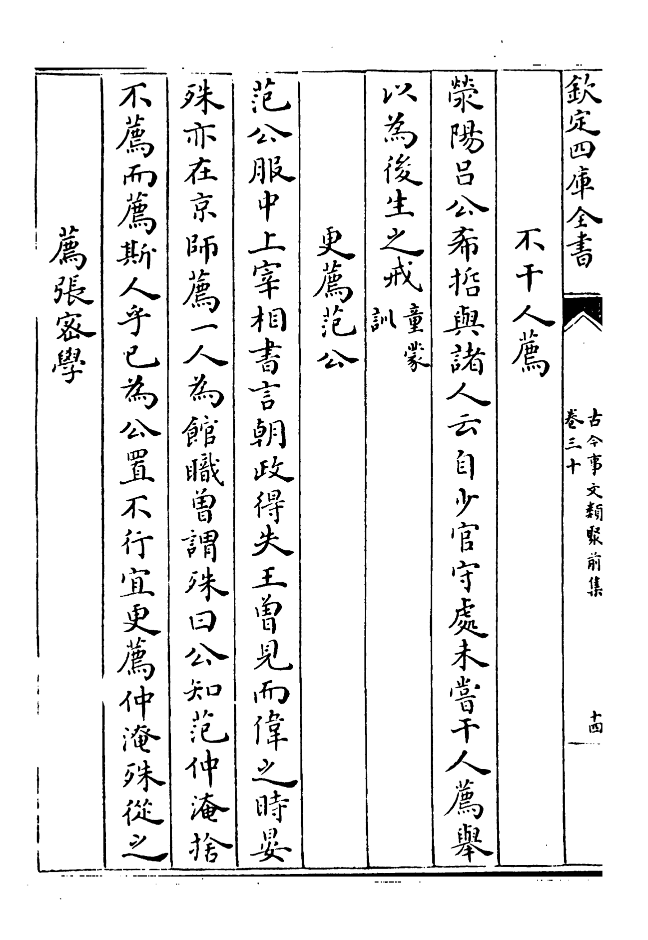
不識其面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不受籠絡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無書獲薦



不干人薦

滎陽吕公希哲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為後生之戒童蒙訓

吏薦范公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吏薦仲淹殊從之

薦張密學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東軒筆録

力遏勢要

李師錫改京官仁宗覽其薦者三十二人師錫乃使相

王德用甥壻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孤寒何以進乃與師錫循資亦不果薦

梅聖俞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亦不果薦歐陽作詩序

遜薦時賢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材館録

虞允文為相懐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録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歷元祐風行狀

祁奚舉解狐以下係舉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左襄二

解狐舉荊伯柳

解狐與荊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

臣舉頤不避仇_雠韓子

舅犯舉虛子羔

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說苑

蕭何薦曹參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死所推惟曹參

蔣欽薦徐盛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令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權嘉之

祁奚舉子以下係舉親

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成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

也成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謝安薦兄子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奇才也

仁傑薦子

狄仁傑子光嗣為司空丞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内舉果得人

韋貫之舉弟

韋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祐甫多親故

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薦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閲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曹侍中薦子

曹侍中將兗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熚與煒材器有取臣若内舉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熚不如煒已而果然涑水

文穆薦姪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

記其語遂至大用

舉其表弟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行狀

伊尹干湯以下係自薦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東方朔傳

郭隗自薦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

誠得賢士以共圖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戰國策

冶躍之金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鎁大冶以為不祥之金借用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未有所聞毛遂曰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遂以為上客

方朔自譽

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士自鬻

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東方朔傳

張敞上書

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請自治之

王霸自陳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擬歸身聖朝本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

下何困閻之也

獻文不報

唐舒元輿獻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拔犀之角推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 漢獻紀

鍾皓舉代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漢質紀

韓愈舉代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管仲舉代 以下係垂設舉代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三子專權

蕭何舉代

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

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丙吉舉代

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吉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乃曰西河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為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周瑜舉代

周瑜病困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肅傳

羊祜舉代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晉世祖紀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

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凖上憮然有間曰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凖為相藍元震云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告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不知馬也邪

為人求薦書　韓愈

其閑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

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

三上宰相書　　韓愈

前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云云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纚其冠于于焉而来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再上書云向上書及所為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淵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　三上書云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吐握之說焉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鄴侯李泌之子繁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

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録

贈崔斯立　韓愈

藍田十月雪塞闗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崔嵬凍相映公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顔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邉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詩話

近水向陽

范文正知杭州蘇麟為屬縣廵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録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

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薦之作詞謝薦

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度不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莫若主陛下自擇堅問之乃引陳文惠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臣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堯佐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携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

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鼎子無功老於廊廟而軀藉如此

因詩論薦見僚屬部

薦而大用

王荊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

位後遂叅政公時有詩寄意云本種酴醾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顔色好飛度牖前開曹慥詩話

不顧其薦

張鑄以東京轉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為提舉取張脚色欲發薦狀張以詩與之云提司抗治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踪跡轉沉埋倦游録

辟舉

羣書要語聘名士禮賢者禮史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

辟舉左雄疏

古今事實

謹簡乃僚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曰謹簡乃僚

自辟其屬

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辟故河南守

吳公召賈誼致門下 孫寶明經張忠辟寶為屬楊震

辟杜喬胡廣辟李膺

辟而不用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周燮等傳序）

為親而喜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丞義以手捧檄而入喜動顔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嘆曰往

日之喜乃為親也力田不如逢年善任不如遇合太史公云

羔鴈成羣

陳羣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續漢書

投傳而去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别駕從事蕃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傳符也本傳

辟謝安

謝安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桓温請為司馬發新亭朝士咸送既到温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下車連辟

晉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别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郄覽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表留幕府

唐太宗為秦王府屬多外遷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尚書馬揔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堂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史判官書記度傳

屈數旬居

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容以重此府耳

使主留後

郭子儀辟杜黄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驕蹇者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

法不敢私

儂智高叛仁宗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

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南豐雜誌

幕府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

士　閒見錄

書局辟官

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秘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又奏其子康為檢閱文字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客可為師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帥南陽公自御史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

前鄉貢進士換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茍有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茍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之

送石洪處士序

送溫造處士序 並見僚屬門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辭辟命作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纒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

雲入壯懷泉石别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耻去年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一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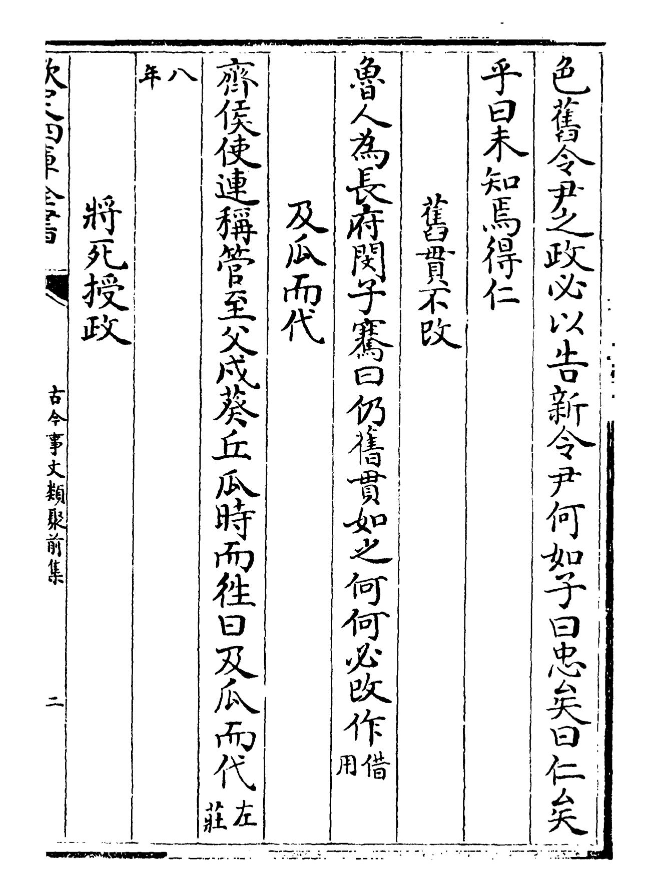
羣書要語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顔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瞠乎其若後莊子郤行以求及前人莊子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

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十是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昭紀註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舊貫不改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借用

及瓜而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左莊八年

將死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

反間代去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騎刼代將而名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

騎刼戰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刼於即墨下

蕭規曹隨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本傳蕭規曹隨功若太山揚雄傳

前召後杜

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以嚴繼寬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而蠻夷懐鳥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徴如超所言

按校代者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幷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聞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竟坐棄市

謝令不去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

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我棄彼取見同列門

代者挾怨

晉王述爲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弔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已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不顧

垂成而代

祖逖爲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黄河以南

盡爲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丘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篡位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糠粃在前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

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不改前政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跡可尋

門生為代

范津初薦傅燮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

遭謗除代

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各任所長

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為代懷怨

詹大和竪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竪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觜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副使既及瓜竪老自郎官出為代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竪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

嘗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揮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託契子孫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童蒙訓

詩話

同年為代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樂人餞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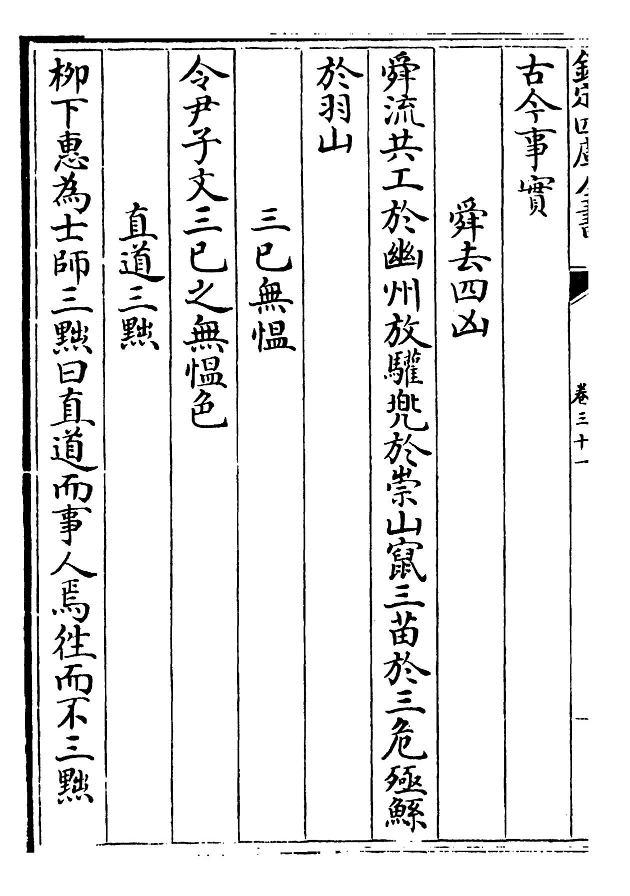
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頃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爲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 湘山録

笑啼不敢見鏡門

謫罸

羣書要語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尚書注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　屏之遠方書注　緩死申恩徙於瘴癘六帖　投荒六帖　左遷　同上　絀爵禮　免所居官漢書　逐臣遷客六帖　繫縲之臣左信　無罪而棄逐騷　俟罪荒陬騷注　故事有百適者斥陳遵傳　頻謫遠郡削迹朝端李邕

詩句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張祜寄遷客



古今事實

舜去四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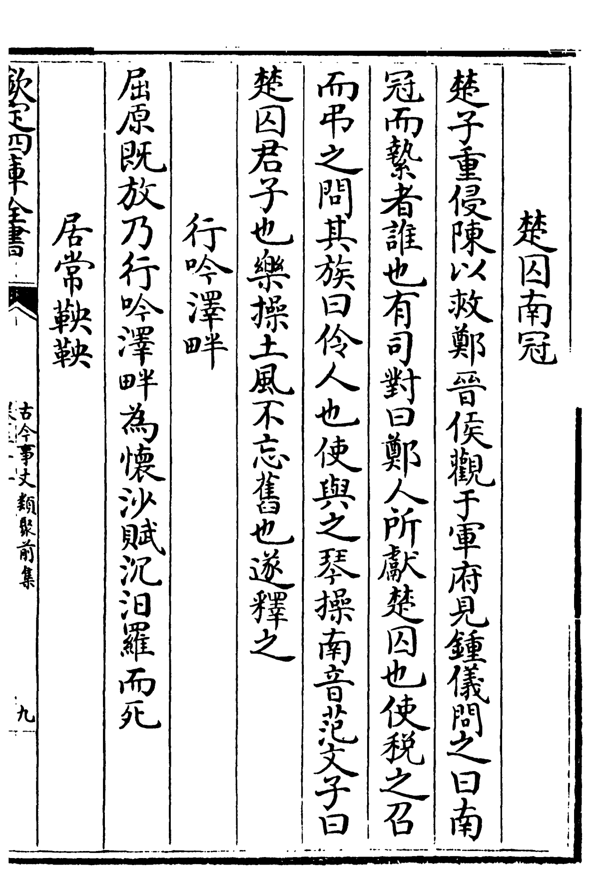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三已無慍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慍色

直道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楚囚南冠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居常鞅鞅

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受辱獄吏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誼謫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太傅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

不祥鳥也誼居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獄吏蹈蹴

陳蕃送黄門北寺獄黄門從官騶蹈蹴蕃曰老死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否

書空咄咄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

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顔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闔户避謗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丁用晦芸田録

獨未收拭

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

皆已收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忮心陰責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内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 劉禹錫曲江序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 瑣言

謫居喪母

柳宗元謫永州司馬侍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凊未嘗

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孫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泊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葵天地有窮此寃無窮誌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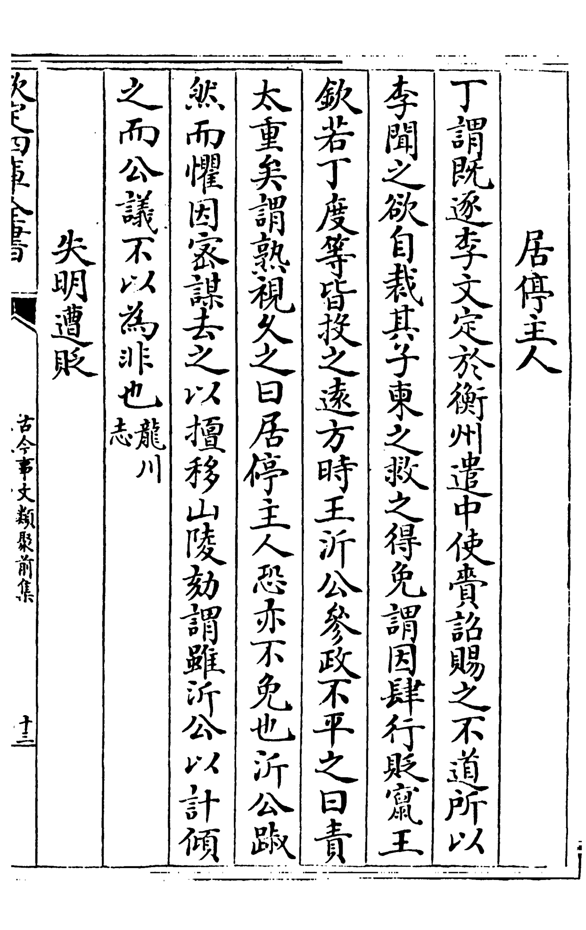
春州惡地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寛宥乃寘於必死之地普頷之後月餘

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湘山野録

直言遭貶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宫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言行録



居停主人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賫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蹙然而懼因密謀去之以擅移山陵劾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龍川志

失明遭貶

范忠宣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子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聞貶公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為子所累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彚幹事錢塘聞蔡宗詫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揺東宮之迹不敢隱

黙乃自陳于帥司蔡嶷時為杭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彚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彚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偁脇誘公使證正彚之妄公曰正彚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況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于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

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黄經臣監勘
聞公所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
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
有安置通州之命遺事

携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
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虵冉冉而至草木皆

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此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聞見錄

失儀被譴

真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失容坐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醟杯觴歆傾冠弁蓋謂是也青箱雜記

崖州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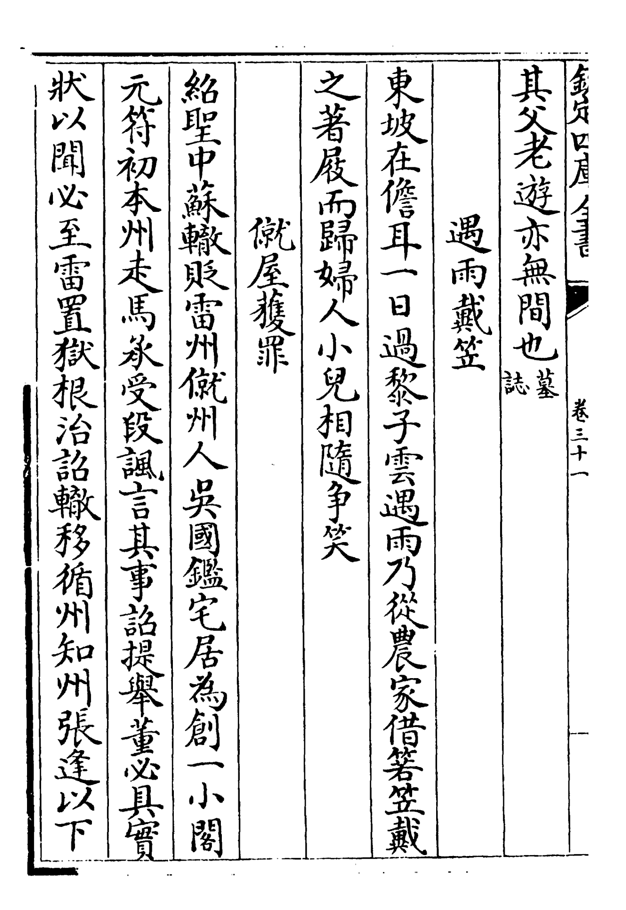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户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絶倒

寫黨錮傳

黄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倅余若著為之經理舍館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挈子隨侍

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懽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



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遇雨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

僦屋獲罪

紹聖中蘇轍貶雷州僦州人吳國鑑宅居為創一小閣元符初本州走馬承受段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具實狀以聞必至雷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逢以下

降罰有差國鑑編管

民居不僦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已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

杜門莫見

蘇黄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賔客有

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却掃編

盡呼相公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

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折彥質記

以義相勉

鄒浩除言官有田晝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鄒以書約晝會穎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别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滿事畧

殿中畏子

趙忠簡公鼎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嘗有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鼎此事亦當感動

客至對卧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時相詭詐

秦會之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絶一日忽招胡和仲子文定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賮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朱語録

階官安置

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别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吕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因山賦　　柳宗元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敢平而又高㟽雲而

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呀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㘚代狴牢之吠嘷胡井眢以管窺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眛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兮滔滔

謫九年賦　　劉禹錫

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病至

于數極又曰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僨而三起去無久而不還棼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

古詩

書竄詩為唐介作事見言事門　梅聖俞

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嫉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夸侈中金𧶘十鎰為我寄使

君奇紋織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鬭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袚服穩稱質璨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䘏君旁有側目喑啞横詆叱指言

為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竄既知弗可懼復以强詞窒帝聽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此黨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壞絮蝨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蛇鷸

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愁腸骨饑僕時後先隨猪拾橡栗粤林多蔽天黄柑雜丹橘萬室通醸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懐沙自沈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憖況茲别乘秩

雜興　梅聖俞

蘇舜欽監進奏院用例鬻故紙祠神會館

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故聖俞作此詩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雖云九客沮未已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為不均莫以天下士西比首陽人

跋東坡和陶詩　　黄魯直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

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律詩

負譴後題于越亭　　劉長卿

南天愁望絶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徼世業陷邉塵江入千峰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青蘋草色無征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誰相見空憐鷗鷺親楊大年最喜此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豈於衰朽計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邉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顔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天意若為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送唐御史　　仲訥

力犯雷霆衆共危遂投魑魅獨為宜忠州學業真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未甘憔悴死荒陲滿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

夏日登車蓋亭十絶　　蔡持正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裡臥展柴桑處士詩

又

一川佳景疎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緑野平流來遠棹
青天白雨起靈湫
又
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
誰人怒劍逐青蠅
又
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
數聲漁笛在滄浪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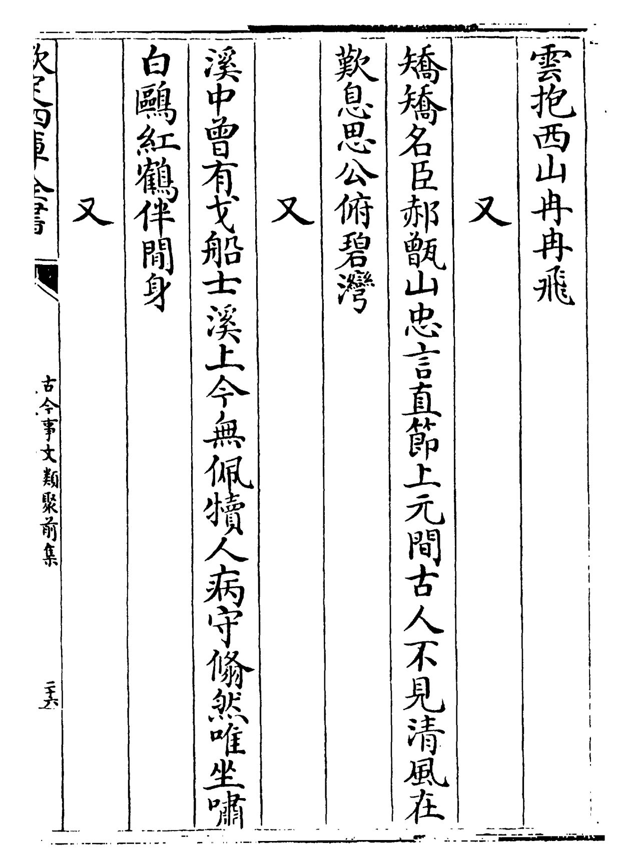
西山髣髴見松筠日日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仙人

又

風揺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黄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又

來結芳廬向翠微自持盃酒對清暉水趨夢澤悠悠過



雲抱西山冉冉飛

又

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
歎息思公俯碧灣

又

溪中曾有弋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
白鷗紅鸛伴閒身

又

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濵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

戲答劉文學　黄魯直

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㡳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詩話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

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人千不還崖州在何處身度鬼門關

到海十里

冦準再相天禧末為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户及境吏以圖獻抵海岸凡十里公恍然曰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崖州相逢

冦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

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歸田

乘桴浮海

東坡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謫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軾與弟轍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元符間徽廟登極量移廉州由澄邁北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遊奇絕冠平生之句

此路荊棘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贓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

逐青蠅以譏讒譖之人葉底出巢黄口閙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事别無謗訕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䟽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皇太后垂簾遵用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踰嶠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宜蹈開王存正仲為右丞深賛其說翼日簾前范力爭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令當俱去存蒼黄不知所為亦拜明日范公罷相

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

嶺自持正始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一